

2546.84
Y14

汉译世界教育名著丛书

爱的教育

[意]亚米契斯 著

梁海涛 蔡雪萍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教育/(意)亚米契斯著;梁海涛,蔡雪萍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2001.4重印)
(汉译世界教育名著)
ISBN 7-202-02249-4

I. 爱... II. ①亚... ②梁... ③蔡... III. 儿童文学-日记体小说-意大利-近代 IV. 1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13853号

汉译世界教育名著丛书

爱的教育

[意]亚米契斯 著

梁海涛 蔡雪萍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7.5印张 170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4次印刷 印数:12001—15000 定价:11.00元

ISBN 7-202-02249-4/G·394

十 月

开学第一天

17 日 星期一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三个月的乡村假日像梦一样地过去了！早上，母亲带着我来到巴雷蒂学校注册上小学三年级。我思念乡村，不愿意上学。街上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小孩子，两个书铺里挤满了正在购买书包、书夹和本子的家长们。校工和民警正在费劲地疏散挤在学校大门前的人群。进校门前，我感到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原来是我二年级的老师。他总是一副高兴的样子，一头蓬乱的红发，冲我说道：“恩里科，我们是不是要永远分手了？”对此我心里很清楚，可是他的话让我不好受。我们费力地挤进校门。大厅里和阶梯上全都挤满了一手搀孩子一手拿升级册的太太、先生、普通妇女、工人、军官、老奶奶和佣人等。人声鼎沸，就好像进入了一座剧场。我很高兴又看见那个有 7 个教室门的大厅，三年里我几乎每天都从那里经过。到处是人，老师们来来往往。我一年级大班的老师站在她的教室门口向我打招呼：“恩里科，今年你上楼上去了，看不见你经过了。”说完忧伤地看着我。由于学生名额已满，不少妇女焦急不安地围着校长，看上去校长的胡子比去年更白了。不少孩子都长高了，长胖了。在已经分好班的一层，刚上一年级小班的小孩们都不愿进教室，像小犟驴似的拧着不动，要

人使劲拽才进去，有几个又从课桌边逃出来；有的看见家人走了就哭了起来，家人只好又折回来安慰他们或把他们抱起来，老师们对此一筹莫展。我的弟弟被分在德卡尔蒂老师的班上，而我在二楼佩尔波尼老师的班上。10点整，我们全班54名学生全部走进教室，班上有十五六个是我二年级的同学，其中有总是得一等奖的德罗西。想到暑假时的树林、高山，就觉得眼前的学校又小又令人忧伤。我仍在想念我二年级的老师，他是那么好，总是对我们微笑；小小的个头儿令他好似我们同学中的一员。我很遗憾再也看不见他那一头蓬乱的红发了。我们现在的老师是个高个儿，没胡子，灰白长发，前额上有道直直的皱纹，他嗓音很粗，从不言笑。他盯着我们大家看，一个接着一个，似乎要把我们看透。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开学第一天。还有9个月时间，有多少功课、多少月考啊！真累人哪！”我的确是想跑到大门口去找母亲，吻她的手。她对我说：“勇敢点，恩里科，我们一块儿学！”我高兴地回家了。不过，我再也不会有总带着亲切、快乐笑容的老师了，学校也不如以前那样美好了。

我的老师

18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我开始喜欢我的新老师了。我进教室时他已坐在他的座位上，时不时有他去年的学生在经过教室门口时探头与他打招呼：“您好，老师！”“您好，佩尔波尼先生！”还有的进来与他握手，然后又跑开了。看得出那些学生都很爱戴他，都想再回到他身边。他也回答学生：“你好！”说着握握伸上来的手，但眼睛并不瞧人。他对每一声问候始终都很严肃，额上的皱纹直直的，脸朝向窗外，看着对面房子的屋顶，似乎学生的问候并不让他感

到高兴，相反是一种折磨似的。然后，他转过头一个个很认真地瞧着我们。做听写时，他从讲台上下来，在课桌间踱着步。当看见一个孩子满脸的小红痘时他打住了话头，双手捧起孩子的脸看，问他是怎么回事，还用手摸摸他的额头看看是否发烧。这时，他身后一个男孩从座位上站起来，模仿木偶动作。他猛地转过身去，那孩子急忙坐下，一动不动地垂着脑袋，等着挨罚。老师用手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了一句“以后别再这样了”，便不再说什么，走回桌边。做完听写，他静静地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用他粗粗的但很亲切的嗓音慢悠悠地说：“听着，孩子们，我们要在一起度过一年时光，我们要好好地度过这一年。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话才行。我没有家，你们就是我的家。去年我母亲还活着，可现在她已去世了。如今我孤身一人，除了你们我什么都没有，你们是我惟一的愛，惟一的牵挂。我把你们当作我自己的孩子。我爱你们，也需要你们爱我。我不愿意惩罚任何人。你们应该向我证明你们是真诚善良的孩子。我们的学校是个大家庭，你们是我的安慰和骄傲。我不要求你们给我口头保证，相信你们都已经在内心向我作出了保证。谢谢你们。”这时，校工进来宣布下课，我们都默默地起身走出教室。刚才那个站起来的孩子走近老师，声音发抖地说：“老师，请原谅我。”老师吻了一下他的额头，说：“去吧，我的孩子！”

不幸的事

21日 星期五

一开学就发生了不幸的事。今天早晨去上学，我边走边跟父亲重复老师说过的话。见校门前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我父亲脱口而出：“可能发生了不幸的事，学年刚开始，真糟糕！”我们挤了

进去。大厅里挤满了学生和家人，老师都无法把学生们拽进教室，所有人都朝校长办公室张望。只听有人说：“可怜的孩子！可怜的罗贝蒂！”从众人的头顶上望过去，看得见一个民警的头盔和校长的秃头。然后又来了一位先生，戴了一顶高高的帽子。大家齐声说：“大夫来了。”我父亲向一个老师打听：“出了什么事？”老师回答：“他的脚被车轮压了。”另一个人说道：“脚骨折了。”原来，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正沿着多拉·戈罗萨街来上学，看见一个一年级小班的小学生从他母亲那儿跑开摔倒在马路中央，几步开外一辆正行驶着的公共马车朝他身上压过来。这个二年级学生勇敢地冲上去，一把抱过小孩，使他幸免于难，而他却来不及抽出脚，被马车压了。他是一个炮兵上尉的儿子。我们正听着，一个女人发疯似地分开众人冲进大厅，她是刚被人叫来的罗贝蒂的母亲。另一个女人张着双臂，抽噎地哭着朝她跑去抱住她，这是被救孩子的母亲。两人冲进房间，只听到一声绝望的叫喊：“啊，我的朱利奥！我的孩子！”就在这时，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口。不一会儿，校长抱着男孩，肩托着男孩的头出来了。男孩的脸苍白，双眼紧闭。所有人都默不出声，只听到男孩母亲的啜泣。面无血色的校长站了一会儿，双臂向上托了托孩子，让大家看一看。于是老师、学生、家属都纷纷向他送吻，轻轻地说：“好样儿的，罗贝蒂！好样儿的，可怜的孩子！”围在他身边的女老师和学生们都去吻他的手和双臂。男孩睁开眼睛，说：“我的书夹呢？”被救孩子的母亲扶着双手掩面而泣的受伤男孩的母亲，把书夹拿给他看，又哭着说：“我帮你拿着，可爱的小天使，我帮你拿着。”出了门，他们一起将男孩平放在马车里。马车走后我们才又无声地进了学校。

卡拉布里亚男孩

22日 星期六

昨天下午，正当老师告诉我们可怜的罗贝蒂要一段时间靠拐杖走路的时候，校长领着一个新入校的学生进来。那孩子脸色深棕，黑发，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长得可碰到一起，穿着深色衣服，腰里系了一条黑色的摩洛哥皮带。校长跟老师耳语几句后就走了，新学生留在老师身边，一双黑眼睛怯生生地瞧着大家。老师搀起他的一只手，对大家说：“今天，你们应该高兴，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勒佐·卡拉布里亚的学生。那个城市离这儿有五百多里远。你们要爱你们远方来的兄弟。他出生在意大利一片光荣的土地上，那里哺育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强壮的劳动者和出色的士兵；他出生在我们祖国最美丽的土地上，那里有广袤的森林，高大的山川，生活着聪明和勇敢的人民。你们要爱他，别让他感到自己远离家乡，要让他知道，一个意大利孩子在任何一所意大利学校里都能找到兄弟姐妹。”说完，老师站起身，在墙上的意大利地图上指出勒佐·卡拉布里亚的位置，然后大声叫道：“埃尔内斯托·德罗西！”——他就是那个总获得一等奖的学生。德罗西站了起来。“过来！”老师说。德罗西离开课桌，走到讲台边，面对着卡拉布里亚来的男孩。老师说：“作为学校的第一名，请以全班的名义拥抱新同学，表示欢迎。这是皮埃蒙特大区之子给予卡拉布里亚大区之子的拥抱。”德罗西拥抱了新同学，并用他清晰的声音说：“欢迎你！”新同学用劲吻了吻德罗西的两颊。全体鼓掌。“安静！”老师嚷了一声，说：“学校里不要鼓掌！”不过，看得出老师很高兴，卡拉布里亚来的男孩也很高兴。老师指给他座位并陪他到课桌旁，然后又说：“记住我刚才的话，我们要让卡拉布里

亚的孩子感到在都灵就好像在自己家，而让都灵的孩子感到在勒佐·卡拉布里亚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样。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五十年的战争，死了三万人。你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如果你们中有人因为这个新同学不是出生在我们这个省而伤害他，他就永远不配抬眼正视三色旗。”卡拉布里亚男孩一入座，周围就有同学送他钢笔和画片的，最后一排的一个男孩还送他一枚瑞典邮票。

同学

25 日 星期二

我最喜欢那个送给卡拉布里亚男孩邮票的同学，他叫卡罗内，班上他年龄最大，快 14 岁了。大大的脑袋，宽宽的肩膀。人很好，总是笑咪咪的，总爱像大人似的思考问题。现在我已认识了许多同学。另一个我喜欢的叫柯莱蒂，穿着巧克力色的毛衣，戴着猫皮做的帽子，总是那么快活。他父亲是个卖木柴的商人，曾经在翁贝尔托亲王的第 4 营当过兵，参加过 1866 年的战役。据说他有三枚勋章。小个儿奈利是个可怜的小驼背，弱不禁风，脸色苍白憔悴。有个叫沃蒂尼的，穿着讲究，总在择(zhái)衣服上粘的细毛。坐我前面的人称“小泥瓦匠”，因为他父亲是个泥瓦匠。圆圆的苹果脸上一个小蒜头鼻子。他有一种“特异功能”——学做“兔脸”，大家让他做兔脸然后就笑。他还戴了一顶破帽子，经常像手帕一样揉揉就塞进口袋里。“小泥瓦匠”边上是卡罗菲，高高瘦瘦的个儿，鹰钩鼻，小眼睛，成天忙着贩卖他的钢笔尖、画片和火柴盒什么的，还把功课写在指甲上以便偷看。还有一个卡洛·诺比斯，是个傲气十足的小绅士。我对他边上的两个同学颇有好感：一个是铁匠的儿子，套着件长至膝盖的外套，总显得惊恐的脸有点苍白，好似生了病，从不言笑；另一个一头红发，脖子

前吊着一只残废的胳膊，听说他父亲去了美洲，母亲靠兜售蔬菜为生。坐我左手的是矮胖的小个儿斯塔尔迪——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没有脖子，一张难看的大嘴从不与人说话。尽管他眼睛一眨都不眨，皱着眉头，咬着牙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可看上去他仍然听得很少。如果老师讲课时有人问他话，第一、二次他不答理，第三次就上脚踢人。他旁边是一脸厚颜无耻、狡诈相，曾被另一所学校开除过的弗兰蒂。班上还有一对长得极相象的兄弟，穿着相同，都戴着卡拉布里亚式插鸡毛的帽子。当然长得最漂亮，最聪明，肯定也是今年第一名的是德罗西。老师早就明白这一点，所以经常提问他。我却喜欢那个穿长外套、一副病容的铁匠儿子普雷科西。据说他父亲总打他。他非常害羞，每当他问别人或碰着别人时，便眨着一双善良而伤感的眼睛，说：“对不起！”总之，卡罗内是年龄最大、最好的同学。

侠义的行为

26日 星期三

今早恰好有机会了解卡罗内。由于我一年级大班的老师叫住我问“何时能来我家”，我进教室时迟到了，好在老师还未到。四个同学正在捉弄那个一头红发、胳膊伤残、母亲是卖菜的可怜的克罗西。他们用尺子戳他，朝他脸上扔栗子皮，叫他“残废”、“怪物”，还模仿他的样子将手臂吊在脖子前。他一个人失神地坐在课桌后面，听任他们闹，用乞求的目光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希望他们能放过他，但那几个同学却变本加厉地嘲讽他。他开始发抖，气得脸越来越红。突然，长得丑丑的弗兰蒂跳上课桌，端起两只胳膊装作提篮子，滑稽地模仿克罗西母亲在校门口等他的样子。听说他母亲现在正病着。许多人见了都大笑起来。克罗西失

去了理智，抓起一个墨水瓶，使出全身的力气朝弗兰蒂的脑袋扔过去，弗兰蒂一躲，墨水瓶砸在了刚进门的老师身上。

大家吓得逃回各自的座位上，一声不敢出。

老师脸色发白，走上讲台，用愠怒的声音问道：

“谁干的？”

没人回答。

老师又提高嗓音问了一声：“谁干的？”

这时，出于同情克罗西，卡罗内倏地站起身来，果断地说：“我干的！”

老师看着他，看着全班惊得目瞪口呆的学生，用平静的口吻说：“不是你干的。”

过了一会儿又说：“不惩罚犯错误的人。站起来吧！”

克罗西站了起来，哭着说：“他们打我，欺负我。我气昏了就扔……”

“坐下吧！欺负他的人站起来。”老师说。

四个人低着头站了起来。

老师说：“你们欺负一个从不惹你们的同学，嘲弄一个不幸的人，打一个不能自卫的弱者，你们的所作所为是最低级、最可耻的，枉为做人。胆小鬼！”

说完，老师走到学生们中间，用手托着卡罗内的下颌，抬起他低垂的脸，然后盯着他的双眼，说：“你是个高尚的人。”

卡罗内乘机在老师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老师转过身来，生硬地对那四个犯了错误的同学说：“我原谅你们。”

一年级大班的老师

27日 星期四

我一年级大班的老师没有食言，今天到我家来了。当时我正要我母亲一块儿出去，给报纸上报道的一个穷苦妇人送些衣物。老师有一年时间没来我家了，我们全家热情欢迎她的光临。她仍是老样子，帽上缠着绿纱巾，穿着不讲究也不善梳理，因为她没时间打扮自己。比起去年，她更苍白了，头上已见少许白发，而且经常咳嗽。母亲问她：“亲爱的老师，您身体怎么样？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呃，没什么！”她带着既欢乐又有些忧郁的笑容回答。母亲又说道：“您讲话太用劲了，与孩子们在一起太劳累了。”确实是这样，总是能听见她在讲话。我记得上她的课时，她总在讲话，这样学生们就不会开小差了，而且她从不坐着。我当时就相信她会来我家的，因为她从不忘记她的学生，多年后也能回忆起学生的名字。每逢月考结束，她都要跑去问校长她教过的学生的分数；到校门口等候学生，查看他们的作文，看看他们的学业是否有了长进。许多穿长裤、带手表、已经上高中的学生还经常来看望她。就像往年每周四都带学生们上博物馆参观，给他们解释每件东西一样，她今天刚从美术馆回来，累得气喘吁吁。可怜的老师日见消瘦，不过仍然是精神活跃。一谈起学校就激动不已。她想看看两年前我生大病时睡过，现已是我弟弟用的床。她看了一眼，没说话。她必须马上走了，因为她班上有个学生是皮革匠的儿子，正在出风疹，她需要去看望；另外还要工作整个一晚上来批改一大堆作业，午夜前还要给一个女店主上算术课。她边走边说：“好吧，恩里科，你现在解的习题难了，做的作文也长了，还会牵记你的老师吧？”她吻了我，走到楼梯尽头时又说：“别忘

了我，恩里科！”啊，我的好老师，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将来等我长大了，我仍会记起你，像你的学生一样我会回来看望你。每当我经过一所学校，听见一位女老师的声音，都会像是听见了你的声音，令我回想起在学校与你一起度过的两年时光，在那里我跟你学到了很多東西，也很多次看见你病倒和劳累的样子。但不管怎样，你总是那么充满热情；看见学生执笔写字的坏习惯，你会感到失望；督学考问我们学生时，你会紧张得发抖；而我们表现出色时你又会无比高兴。你一直像母亲般的善良和充满慈爱。我的老师，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你。

在一间阁楼里

28日 星期五

昨天傍晚，母亲、姐姐西尔维娅和我给报纸上报道的那个苦妇人送去一些衣物。我拿包裹，西尔维娅拿着写有姓名头一个字母和地址的那张报纸。我们上到一幢高楼顶层的阁楼，走过长长的有很多房门的走廊，母亲敲了敲最后一间房门。门开了，走出一个金发、面容憔悴的少妇。我突然觉得以前曾见过她，头上也带着一块同样的蓝色头巾。“您就是报纸上讲的那位吗？”母亲问。“是的，夫人，是我。”“太好了，我们给您带来些衣物。”那个少妇感激地连声道谢。这时，我瞥见在空荡昏暗的房间一角，一个男孩背对着我们跪在一张椅子前，好像在写字。他是在写字，纸铺在椅子上，墨水瓶就放在地板上。这么黑，他怎么写字？我想着。忽然，我认出男孩的金发和穿的毛线上衣，他就是卖菜妇人的儿子，一只手臂残废的克罗西。趁他母亲放东西的时候，我小声地将这事告诉了母亲。“闭嘴！如果他看到你向他母亲施舍，会感到难为情的，别叫他。”母亲说。就在这时，克罗西转过脸来，

我不知所措。他笑了。于是，母亲推了我一下让我跑过去拥抱他。我过去拥抱克罗西，他站起来，拉住我的手。“我来了，”这时，克罗西母亲回来对我母亲说：“就我们娘儿俩，丈夫在美洲，一去就是6年，我又生病。不能出门去卖菜赚几个小钱。现在，给可怜的小路易吉写作业的小桌子也没有了。原来在楼门口还有一张桌子，至少他还可以在那儿写字，现在他们把它也拿走了。家里连一盏学习用的小灯也没有，他的眼睛都要坏了。我能送他上学，全要感谢市政府给了他书本。可怜的小路易吉很爱读书。我真是不幸的女人！”母亲将皮包里所有的钱拿出来交给她，吻了吻小路易吉。我们出门时母亲几乎哭了，她对我说：“你看那可怜的孩子是怎样用功学习的。而你什么都有，却觉得学习辛苦！他学习一天的收获比你学习一年的还要多，应该给这样的孩子奖励！”母亲说得对。

学校

28日 星期五

是的，亲爱的恩里科，正如你母亲所说，学习对你是件辛苦的事；我至今看不到你上学的那股决心和高兴的样子，可我多么想看到。你还是不听话。但我要跟你说：你想一想，假如你不去上学，你每天将感到乏味，让人瞧不起。无聊、羞愧折磨你自己，你将对你的嬉戏和为你的存在感到厌倦，不出一个星期你会合着双手恳求再回学校里去。如今所有的人都在学习，我的恩里科。你想想，工人劳做一天后去夜校读书；普通妇女、姑娘在劳动一星期后，星期日还要到学校去；士兵在艰苦训练回营后还要捧起书本；聋哑孩子也在学习；甚至那些囚徒，他们也要学习读书写字。你想想，当你早起出门，就在同一时刻，在这个城市里，有三万

个孩子像你一样去上学，在课堂里学习三个小时。不只这样，想一想，在世界各国，无数的孩子几乎在同一时间去学校上学。你想象一下，他们穿过安静的村镇小巷，喧闹的城市街道，沿着河海之滨，他们走在炙热的太阳下，雾霭之中；小镇网密的河渠里乘一叶舟；旷野平原上驾一匹马；从雪山上滑下，穿过山谷、丘陵、树林、小溪和山野荒僻的小路；一人、两人，成群结队，臂下挟着书，穿着各种服装，讲着各种语言，从俄罗斯最远处冰雪覆盖的学校到阿拉伯最深处棕榈成荫下的学校课堂里，成千上万的少年以不同方式学习着同样的东西。想一想各民族千千万万的孩子们吧，你是这个运动着的群体中的一员，一旦运动停止，人类将沦回野蛮。这个运动就是世界的进步、希望和光辉。勇敢起来吧，你是这个庞大军队里的士兵。书就是你的武器，课堂就是你的连队，战场就是这片沃土，而胜利就是整个人类的文明。我的恩里科，不要做胆怯的士兵。

你的父亲

每月故事 帕多瓦爱国少年

29日 星期六

我决不做胆怯的士兵。可是，假如老师每天都讲一段像今天上午讲的故事，或许我会更愿意去学校。老师说，他以后每月都讲一个有关少年的美好和真实的故事，并且让我们写下来。今天的故事名字是“帕多瓦爱国少年”。

故事讲，一艘法国轮船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启航前往热那亚，船上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瑞士人，其中有一个11岁的男孩，衣衫褴褛，总是孤独地远离众人，像一只困兽似的恶狠

狠地斜视着周围所有的人。之所以这样，事出有因。原来两年前，他被在帕多瓦市郊当农民的父母卖给了一个戏班子老板。老板强迫他学把戏，对他拳打脚踢，让他挨饿，然后又带他去了法国、西班牙，一路上他总是挨打受饿。一到巴塞罗那，可怜的男孩不堪虐待和饥饿，逃出魔掌，跑到意大利领事馆请求保护。领事可怜他，把他送上这艘轮船，并交给他一封写给热那亚警察局长的信，请局长把他送回将他像畜牲一样卖掉的父母那里去。可怜的男孩破衣烂衫，体弱多病，船上的人给了他二等舱。所有人都看他，有人问他话，他也不回答，好像他在憎恨鄙视所有人。虐待和饥饿使他心情变得很坏。有三个旅客不停地探问，男孩才终于开口，他用杂有威内托方言、西班牙语和法语的粗俗语言，寥寥几句讲了自己的经历。那三人不是意大利人，但都听懂了。一半出于同情，一半因为喝了酒，他们一边掏出钱给他，一边开玩笑，引他讲其它的事。此时，进来几个妇人，为了显示自己，他们又拿出钱来，叫着：“拿着这个”，“拿着这个”。钱币在桌子上叮当作响。

男孩一边低声感谢一边一股脑儿将钱揣进口袋，举止粗鲁，但脸上第一次露出开心的笑容。然后，他爬上床，放下帘子，安静地躺在那儿想着心事。两年来忍饥挨饿，如今用这些钱他可以在船上饱餐一通；两年来衣不蔽体，等船到了热那亚他可以买件上衣，还可以把钱带回家，这样父母会对他好些，否则空手回家，父母恐怕不会欢迎他。这些钱对他来说真是一笔小小的财富。正当他在舱帘后边思忖，自我安慰的时候，那三个旅客围坐在二等舱中央的餐桌边谈论着，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他们去过的国家和经历。说到意大利的时候，一个人开始抱怨旅馆，另一个人抱怨铁路，最后，三个人激动起来，对意大利任何事都看不顺眼。其中一个人说他宁愿去拉波尼亚（注：今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北部地区），另一个说意大利人都是骗子、强盗，第三个则说意

大利的办事人员都是文盲。

“愚昧的民族”，第一个人说。

“下贱的国民”，第二个人补充了一句。

“盗……”第三个人正想要说盗贼，还没等说完，一阵雨点般的钱币打在他们的头上、肩上，掉落到桌上、地板上，哗啦啦发出可怕的声响。三个旅客愤怒地站起来，抬头向上看去，又是一把钱币打在他们的脸上。

“收起你们的钱”，男孩从客舱帘后探出头来，蔑视地说：“我不接受那些说我国家坏话的人的施舍。”

十一月

扫烟囱的男孩

1日 星期二

昨天下午，我去了我们学校隔壁的女子学校，因为西尔维娅的老师想看帕多瓦少年的故事。女子学校有七百名学生。我到的时候恰好放学，她们正高高兴兴地走出校门，准备回家过万圣节和亡灵节。一个美好的故事发生了。在校门对面的街上，一个瘦小的、满脸黑灰的扫烟囱的男孩，一手倚着墙一手掩面在那里大声哭泣，布袋和扫帚放在一边。3个二年级的女生走近他，问他：“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哭啊？”但他不肯回答，仍在哭。“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哭？”女生们又问他。这时，他抬起头来，露出一张孩子般的脸，哭着告诉她们，他今天扫了好几家烟囱，赚到30个铜币。可是铜币从有破洞的口袋里滑落，丢了，他不敢空手回家。他边说边把破洞指给女孩儿们看。“师傅要打我的。”说着又把头埋在水臂里，绝望地哭起来。女生们担心地看着他。此时又有其他女生夹着书夹走过来，有大的，有小的，有穷孩子也有阔小姐，其中一个年龄稍大、帽子上插着一支蓝色羽毛的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铜币，说：“我只有两个铜币，我们来凑一凑吧。”“我也有两个，我们会凑齐的。”另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接着说。于是，她们招呼起来：“阿玛利娅！路易吉娅！阿妮娜！给点儿钱，

• 15 •